

我对夕照,一直存有景仰之心,总感觉初升的太阳是奔着跑出来的,而晚霞是一步三回头回家去的。多少年来,在老家的场地上,在老家的菜园里,向西眺望,晚霞那慢慢散去的光线、光影、光晕,像一幅留恋尘世的奇观。这情景,看一回是神喻,看两遍是启示,但我不知道它要告诉我什么,总觉得它一直在对我说,对我说。

夕照墙角

高明昌

夜饭已经烧好了,但最小的姊妹要到五点半回家,等着一起吃饭,就在场地上看夕照。夕照无语,一如处子,却将余光均匀洒在场地上,也披在我的身上、脸上,有点暖洋洋,有点热乎乎,很特别。是的,夕阳光照过的东西,总是有点两样。我相信,那个时候让人感觉的不单是余晖赐予的温暖,因为余晖里还有五彩,还有斑斓。

五彩斑斓里最耀眼的是红色,好像有点橘红的味道。照在楼房的西墙上,那些紫红的墙面砖,像是镀了一层金光,蓬勃发亮。墙砖的下面与老屋形成一个直角,构成一个转弯,阳光全都聚拢在一块。这个地方是家里阳光最多的地方。前几个月,这里是父亲晒太阳的处所。父亲走了,墙还在,估计一年半载后要拆除。现在,脑子里留存的是父

亲晒太阳时满足的神情,以及太阳不旺时蜷缩的样子。

由此想,怎样的事物可以永存,觉得除了夕阳,还有的就是父亲的影子。

父亲带走了他生命里拥有的一切,包括他羸弱的身躯。但我们一直感觉父亲还在家里,还在墙角,还在晒太阳。我知道这是个悬想,这个悬想其实就是我们对父亲的念想,念想着父亲的劳动,比如劈柴、烧饭;念想着父亲对我们的叮咛,比如,吃亏不要紧。所以,觉得长生不老的肯定不是一个人的肉体,而是一个人的精神,比如父亲对我们说过的很少的几句话。

父亲的话好像就是父亲生命的另一种延续。

墙角边,看见了父亲用过的那根拐杖,拐杖是母亲特意留下来的,倒不是拐杖材料是落帚,而是这拐杖是父亲自己做的,自己做自己用,像是生活的一种预知,又像是生命的一种预告,悲戚而又雄壮。父亲一走,无人可用了,颜色是

钝了许多。母亲拿出来往夕阳里一放,拐杖从头到脚都是亮光,与人手经常抚摸发出来的光亮差不多。看着,眼前就浮现:父亲拄着拐杖,在夕阳里向西踱步的情景。这样说来,睹物思人,睹物,物是具体的,思人思的确实与人相关的一个故事。

这是对的,人与人的牵挂都是人与人故事的牵连。

在夕阳里晒的除了拐杖,还有父亲坐过的藤椅。为什么要在夕阳里搬出来晒?母亲没有说,母亲也说过,夕阳温顺,不容易干裂,成为干柴。温顺的夕阳,此刻抛给人间的光芒虽然依旧光彩夺目,但决不咄咄逼人。我的心已经听见了夕阳说再见的呼唤。定睛细看,地上的泥土斑驳陆离,地面像是一片红土,而椅子上面飘浮着的尘埃,也被通透的夕阳照得清清楚楚,那些肉眼看得见的颗粒在藤椅上面飞来飞去,像是一群空中生物的舞蹈。啊,这是夕阳才能创造的奇迹,它能使一事物里再诞生另一事物。看着、想着,眼前的那张藤椅也被这最后夕阳照耀得泛着红光,红光鲜亮,一如刚才的夕照。

夕照为何不肯离去,我那时悟知一二。



边看边聊

媒体报道:“中国最后一位女酋长玛丽亚·索的家人8月22日发布讣告称,玛丽亚·索在她钟爱的驯鹿身边去世,享年101岁。”看到这则消息我顿生伤感,虽说与她老人家无奈无故,但对她的音容笑貌印象很深,多年前的东北边陲游中,我和旅友们有幸见到过她。

秋高气爽的日子,旅游大巴从边境城市满洲里向北进发,穿越辽阔的呼伦贝尔大草原,来到了莫尔道嘎国家森林公园。莫尔道嘎国家森林公园位于大兴安岭深处,是我国位置最北,观光路线最长,森林生态多样性最完整的国家森林公园。公园内还有个亮丽的“玛丽亚·索生活场景”风景区,被称为“中国最后的女酋长”的玛丽亚·索就生活在这美丽的景区内。

玛丽亚·索,生于1921年,是我国少数民族鄂温克族人。鄂温克族的祖先原先居住在贝加尔湖以东及黑龙江上游一带的森林中,从事渔猎生产和饲养驯鹿。300多年前,鄂温克祖先不堪外族欺侮,涉过黑龙龙江举族南迁,其中有四个氏族的300多人,赶着600多头驯鹿,最后迁入额尔古纳河右岸大兴安岭北麓的茫茫原林里,过着极其原始的生活。

鄂温克族,由于居住地不同,又分为四大氏族,玛丽亚·索是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的鄂温克人,一个只有200多人的微型族群。敖鲁古雅鄂温克是中国唯一饲养驯鹿的民族,是中国最后的狩猎部落,玛丽亚·索被称为中国最后的女酋长。

驯鹿,野生的称作“角鹿”,俗称“四不像”,是地球上的古老物种。人类饲养角鹿已有数千年的历史,称其为“驯鹿”,驯鹿可用于驮物、拉雪橇等,肉、乳、脂肪可食用。

那天我们在莫尔道嘎国家森林公园观赏完许多景点后,导游征求说要不要去探望下“驯鹿”女酋长,机会难得。中华民族有尊老爱老的优良传统,大家异口同声说要准备点礼品。但老人是少数民族,由于对当地风土人情不甚了解,再加上时间紧凑,附近又没商店,于是各人按自己意愿,集体备了个“红包”。

由老人干儿子引领后,我们来到老人居住的“撮罗子”,“撮罗子”是鄂温克人建在森林中的简易房。只见老人腰背挺直坐在狗皮褥上,守着火塘喝着茶,目光炯炯有神,看上去既健康又慈祥。事

先听说老人不懂汉语,但能通过对方的语气、表情、眼神可以交流。当我们齐向老人问好把“红包”赠予她时,她摇摇头意思不要,但我们执着说这是点心意后,她微笑着嘴里喃喃说着我们听不懂的话表示感谢。按照当地政府规定,考虑到老人年事已高,不提倡轮番与老人合影,所以大家都很知趣,只是给她拍个照,留作旅途纪念。

玛丽亚·索酋长职务的由来富有传奇,其父亲是位优秀猎人,家庭熏陶及耳濡目染让她练就了打猎的好本领。年轻时的玛丽亚·索个头高大,美丽又利落,她是丈夫的贤内助,丈夫收获的猎物都由她用驯鹿运回家。在男性为中心的鄂温克族人中,族里和家里的事都由男人说了算,可在玛丽亚·索家里由玛丽亚·索当家作主,也渐渐成了家属的核心。丈夫去世后,她不但挑起家庭重担,还把丈夫在族里的威信和责任也担当起来,是族群中的核心和最受尊敬者。

当年老人家96岁,游客们打听老人的长寿秘密时,其干儿子说老人乐观开朗,山里空气清新,她常在林中走动锻炼身体,还常吃一种由驯鹿的奶做成的食品,含有丰富的营养。

据介绍,鄂温克族人祖祖辈辈生活在原始森林中。新中国成立后,鄂温克族人生活条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开放后他们走出大森林,整体迁徙至猎民新村,住进欧式风格的两层小楼,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老人为何还住在森林中?这是尊重老人的意愿。老人舍不得山林中与她朝夕相处的那群驯鹿,她更钟情于山林中那古朴宁静的生活。儿女们也为老人的精神所感动,也留在森林中陪伴老人。

走近「中国最后的女酋长」

陈志强

大田里的棉花采摘了四五遍之后,几乎已经采尽,深秋时节,冬天近了。紫色棉秆被拔出,高高地堆在田埂上。一年里最好的时光。脱粒后的干爽稻草,需要的尽管拿,可修补和加厚屋顶;其余的金黄稻草,山一样堆在连队四周。老虎灶老瞎子(绰号),开心地把老虎灶草库装满再装满。每天供应一次的开水,现在上下午各有一次。哪怕你马上把热水瓶倒空再来,老瞎子也不再计较。成家的职工开心地往门口垛起棉秆,不用付钱。开门七件事的第一件,让职工们放下了心。所以都笑嘻嘻的。老杨说,棉秆灶火煮出的饭特香。

我们在大田种小麦。班长小黑脸上有了笑容。从早春二月在冰冷的水田里育秧,到之后插秧,到战三夏收油菜麦子,到给棉花松土施肥浇水,到炎夏在水稻田里拔稗草……小黑一直心事重重,总怕完不成任务,现在他也会开开心心了,还时不时把手腕凑到鼻子下,大方地说“收工喽——”我们巴不得这三个字呢,扛起锄头呼啦啦往回走。美丽的姜英走过小黑旁,说:“梅花表赞味。”小黑幸福地笑笑。姜英给大家透露过,梅花表是大眼睛送给小黑的。我想这就意味着班长将来会有一套自己的房子,有厨房和灶头,门前也会堆起高高的棉秆柴禾。

难得有闲,我得好好保养我的伙伴——锄头。锄头柄已被磨得光滑,竹节处只剩下隐隐起伏。竹节的存在只是对早已逝去的竹林里清风夕露的回忆,这深黄浅棕色的竹柄。劳动中,我满头大汗,双手紧紧握住锄头,仿佛按住一头勃怒的小兽。把它摁进黄土,使劲朝后拖,泛白的盐碱土松碎成一片片龟甲。天知道这锄有多锋利。轻而薄,像银片一样发出白光。因我天天与盐碱土摩擦,它才这样锋利如剑。平时时候:磨削、擦洗、上油、悬挂。这年我十九岁。锄的形状,像数字7。挂好锄头,我费力地从寝室床下,拉出一个更厉害的伙计:瓦锹。

日子貌似轻松,其实人心里都横着一件每年冬天逃不掉的重活:开河。眼下的稍闲,用老杨的话来说是“养膘”,不久后的重活,是会辛苦得让人瘦掉一层肉。瓦锹又叫“蟹锹”,手掌宽,三尺长,锹口锋利如刀,锹面闪亮光滑绝对不黏泥。往泥里——不管干泥湿泥还是烂泥——连插几刀,长长方方的泥块,就漂亮地被起了出来。起泥的好手只要轻轻一抽,泥块就被安置在了泥挑之中。这泥挑只是在弯成半圆的厚竹片上,用几道单绳交叉绑扎,足以负担泥块,又不会粘底,挑到河堤上一抖,泥块就卸了。起泥利落,倒泥干净。阿成说第二天回上海,把积累的休息天用掉,一旦开河就请不出假。问我可有什么要带的。阿成高挑的个子,笑眯眯的圆脸,戴顶不知从哪儿搞来的旧军帽。我说,你到我家去,叫我妈支援我十斤粮票吧。阿成说确实,他也要向家里要十斤粮票。

开河大战前的平静与紧张,物资一时的集聚与预感中的压力,等待苦战、担心与以求一战……种种心理交织,真的很难忘。



旅游



麝香百合(彩色钢笔画) 陆锡民

看到“托尼老师”这词,还是在今年四五月间小区的微信群里,不知道托尼是何方神圣,还以为是个外国人,又奇怪着怎么大家都牵挂他。后来明白“托尼”是网络流行语,乃理发师也。旧社会,老上海人是叫剃头匠的。新中国成立后称理发师傅,再后来尊称理发师,还评职级,级别理发师。现在网络语言叫个洋名——托尼,还加上“老师”二字,所以老朽如我,一时都不知道谁是谁了。

我辈人生活大多从简。二三十年前,学校工会关心教工,借闲置的小屋,请来裁缝师傅、理发师傅为大家服务。剃头、剪发不过两三元,女同胞烫发也只收五块钱。后来这项服务被取消,听说是师傅们赚不到钱,奔了更好

的去处。人的头发长得快,任其乱草从生,为图省事也为省钱,几位不讲究的男教师便自力更生,拿把手推理发剪,找块旧布往头颈一围,办公室里就地操作起来。上山下乡苦过来的一代,做这点小事有何难?女教工要麻烦些,只好趁礼拜天去光顾理发店。我的理发史上最高消费,要算很多年的春节前,跟同事们到淮海路某名店烫发。排了两个小时才轮到,待容光焕发地骑自行车打道回府,半路却下起了倾盆大雨。雨披穿上雨帽扣下,头发被压扁,造型全毁!那时月薪三十六元,烫发烫掉了三分之一,心疼啊。

终于一脚一颠爬到制高点。眺望远处,不胜感慨:这山水、泉、洞、寨、崖、坦呈立体型分布,崖似被切开的五花肉矗立着,叠起赤橙黄绿紫五种颜色的山崖,山腰有凌空而泻的瀑布,山谷是一泓静静安睡的绿潭,像一块巨大的碧绿的翡翠。周边有

托尼老师来了

吴莉莉

落地玻璃窗往里窥探,不见了身着传统白大褂的老法师忙碌的身影,只看到一袭黑衣、黑围裙的小哥在兜兜转转。从前老师傅的头势清爽,油光水滑;现在托尼们的发型五花八门,发色斑驳多彩。

一天我在某银行自助取款机门口等候,背后传来声音:阿姨,你好。回头一看,原来是位托尼。他手持一张花纸,笑容可掬地邀我到隔壁店里坐坐。阿姨妈妈们被诱人挨宰的镜头顿时在我脑海里闪过,哪里敢去?勿睬伊。待我从自助机上取好钞票出来,托尼依然笑容满面等着。这倒叫我情面难却,坐就坐,反正也

生活好过了,百姓的消费理念也与时俱进。每逢发廊,透过

落地玻璃窗往里窥探,不见了身着传统白大褂的老法师忙碌的身影,只看到一袭黑衣、黑围裙的小哥在兜兜转转。从前老师傅的头势清爽,油光水滑;现在托尼们的发型五花八门,发色斑驳多彩。

一天我在某银行自助取款机门口等候,背后传来声音:阿姨,你好。回头一看,原来是位托尼。他手持一张花纸,笑容可掬地邀我到隔壁店里坐坐。阿姨妈妈们被诱人挨宰的镜头顿时在我脑海里闪过,哪里敢去?勿睬伊。待我从自助机上取好钞票出来,托尼依然笑容满面等着。这倒叫我情面难却,坐就坐,反正也

累了,不过有言在先:只是坐一下而已,我不消费。于是我坐他也坐,托尼老师开聊。他讲美容、美发、养生等内容,什么“经络洗发”的理念一整套,我也听不明白,大概就是强调弄个头发与养生的重要性。理发养生课结束,他硬塞上一张印着“亲情价:19.9元”字样的优惠券。碍于一堂免费课的面子,我拒绝不了,但不会再来坐坐,因为实在搞不懂剪个头发与养生之间有什么因果关系。有两家理发店常常让我想起:四川北路长春路口的“斯为美”,南京西路石门二路口的“悦来”。仅凭店号,下自成蹊。遗憾的是它们现在都不见了。理发与文化挂钩,与养生接轨固然无可非议,但“斯为美”与“悦来”,恐怕更符合中老年顾客的消费追求吧。

七夕会

这个视频发在微信群里,引来朋友纷纷点赞。这个说:“老薛,厉害,登高山,精神爽。”那个言:“甜甜的吻抛向哪?不是密密的椰林,就是甜甜的甘蔗田……”游罢,好久缓不过神来,于是一首《七律·高椅岭》新鲜出炉:橙紫黄交三色土,俯看砂砾底蓝湖。方山圆顶鸡宜转,整壁巉岩猴畏趋。鸟啁啾啾啼往笑,吻飞次次老来愉。纵情难表千姿态,品赏丹霞跷指蛛。(注:鸟指无人机)

风景旖旎的高椅岭

薛鲁光

漂亮的水洼点缀,红岩绿水、险寨奇涧,安放得恰到好处,是临摹写生的宝地。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旖旎壮观的丹霞地貌。葛兄是个摄影爱好者,他掏出手机,不停地将美景定格。爬到山顶,凭栏眺望,正好有一个无人机摄影项目,于是我们五人站在崖顶,摆出各种姿势,挥手致意,跷起大拇指称赞,做出飞吻的手势,尽情展示对幸福生活的热爱,对伟大祖国的赞美。